

灯下漫笔

散文诗页

泥土书

余金鑫

群山人

薄雾拂面。你浓重的影子，张贴在天空上。起伏的曲线，描画着远方。一本收藏千年的群山画册。第一页是一个家族的谱牒；第二页是一方梦幻的房屋；第三页是一处心跳的地方。故乡在你的土石间扎下深根。松树播放鸟鸣，悬崖二月开花，瀑布洗涂云彩，大片枫林的油画挂在屋后，山坡上种植阳光和月光。布谷鸟说着方言，乌桕树长着曾祖父的脸。头戴草帽的长者诵读，一遍又一遍温习二十四节气。用一个个姓氏为一片片山地命名，血脉哗哗流动，把祖先当作神灵供奉。山泉绵长，劈柴煮饭，林中采蘑菇。自个儿的森林氧吧，用之不尽的慢时光。抬头相见的群山，是祖先的祖先，是神灵中的王。信息时代。四方行走的子孙，把厚重的你怀揣在小小的芯片上。

鸟之歌

一群自在、轻快、优雅的航天员。来自古老的年代。整个家族以此为业。天生的动力系统，以自由为预定轨道，以小小的身躯为实验室，读取大千世界的密码。天空深邃，大地厚重，时光悠长。欢快的心生出无数双翅膀。向着四面八方飞翔。选择在一棵棵大树上与天地对接。纯木的房屋，自然的窝巢。以一粒芽苞，一片叶子，一枚果子，一丝风，一滴雨计量时刻。眼含阳光，星点灯，整理、斟酌、典藏、传承一世春秋。觅食自给自足。饮泉水、雨露，食草叶、虫子、谷粒。赤脚走在泥土上，这群特别的农夫，踏实、安详。如一片仰合的叶子，如一块行走的石头。每当一丝风声点燃一胸豪情，刹那间一飞冲天，信步东南西北，唱不完自由之歌。

松树图

群山众多的子孙们。松树。摩肩接踵，挺直腰身，把一座山举过头顶。虬枝盘旋，端坐云雾中的硕大盆景。飞籽成林，召唤一个个山头。呼啸生风，掀动碧绿松涛，敲响山石。扬起稠密的绿发，来一场撼动大地的摇摆。倒挂悬崖，脚在上，头在下，玩一场百年杂技。扎根光秃秃的岩顶，演绎石头开花的传奇。一袭褐色的衣衫，一身浓郁的松香。任蚂蚁攀登，任月亮窥巢。一束束松针挥舞，梳理南来北往的风。暴雨来袭，紧紧抓住脚下的泥土。冰雪摧折，伤十指断一指犹自成长。逝者如斯夫，从翠绿到墨绿。根须从十年扎进百年，挺拔健儿长成苍劲王者。一只只白鹤飞来，引领松树们共舞，飞入万斤厅堂。松鹤延年。成就人间祥瑞。一年年。一棵棵新松拱起，群山走向天空的愿景又长高一寸。

却忆冰梨熨齿寒

袁占才

有则逸事，说唐肃宗夜宴，不顾别的大臣嫉妒，亲自炖了两个梨，单单端给名臣李泌饮。在这里，梨岂非金贵之物？！

世上万物，长得好看的，都惹人爱怜。我踱来踱去，觉着梨胖嫩嫩的，打坐如莲花，最生气韵。梨之脆甜，在水果中，那是“银槌敲金鼓——当当当”。樱桃酸甜，杏李绵甜，葡萄软甜，苹果清甜，虽各有甜，但若论脆甜且脆，无渣少籽，果肉洁白，品质细腻的水果，首推的就是梨了。

一年里，梨馊人两度盛宴：春寒花，秋献果。植物先花后果，皆在招摇，却都不及梨，何也，没那个气势。唯梨，心花一被催开，雪一样，晃了人眼，迷了人心。它绽成五瓣，大如棉蕾，小如樱蕊，芯里拌粉，洁白高雅。一袭盛装，笼在虬枝上，引人遐思：岁岁年年，梨花带雨，春意无限，沧桑轮回，聚散有缘……

急急匆匆地，季节奔往深秋。水灵灵，各类水果赶着趟，赛跑着上市了，瞥一眼哪个，都逗心、馋人。论起来，藤蔓上的果子，哪及树果？树的根须，扎地数米，一长几十年。就如这梨树，一盘根，果挂百年。农谚“桃三杏四梨五年。”梨树，不急功近利，它可着劲，蓄五年的功力，方开

花孕果。由花到果，周期也长。那日之光、月之辉、露之润，对梨有几分偏爱？你说梨儿咋不清脆甘甜？

节到处暑，暑热消弭，闻知豫西鲁山五里岭梨儿开园，几友相约，去摘梨品梨。五里岭因梨之景观，人称“香雪海”，远近闻名。明明是丘陵山坡，何以称海？原来，春来里岭梨花漫空飞舞，如雪之扬；秋到，这里梨儿漫山披挂，香飘十里，犹如海洋，是谓“香雪海”。三个字三层意境倒也贴切。当我站在岭脊，环顾遥望万亩梨园，看千树葳蕤，睹万绿迤迤，激情澎湃：好一派梨园风光。入园中，站树下，眼望着满枝硕果压弯到地，那果子如拳头如纺锤，一枚枚玲珑剔透，像亲姊妹，挤着拥着，心照不宣，互为凝视。张扬的露出半脸，给人以微笑；羞涩地捉着迷藏，隐于叶下，是在留恋眷恋，不愿离开母体吗？

若论纹饰、颜值，梨似不及诸果，然梨最是温润，无论单几层翠碧，染几缕金黄，抹几点胭红，都显得内敛。观其形态不一，颜色各异，料品种不同，果农们拎得门儿清。他们抬手揪一个，说是“皇冠”；伸手拧一个，说是“秋月”；掂脚拽一个，说是“园黄”。再有“绿宝石”“红香

酥”“玉露香”等，多了去了。尤奇者，一树结出四样梨：一种入口酥，一种扑鼻香，一种嘎嘣脆，一种蜜汁甜。一个老娘，咋会吊出四种身态不一、味道迥异的果子？果农笑说：“多亏了嫁接技术。用棠梨作母苗，剪下品种枝，春插夏砧，尖插宽砧，好活得很呢。”果农指的棠梨苗，可能就是《诗经》中描述的“甘棠”“唐棣”“杜梨”“树榘”吧：“蔽芾甘棠，勿剪勿伐。”“何彼穠矣？唐棣之华。”“山有苞栝，隰有树榘。”今之甘甜之果，洞穿了数千年，它的DNA，莫不是炎黄DNA？！

我原以为，被誉为“百果之宗”的梨，喜肥田沃土，厌瘦山秃坡，其实错了。梨若长在好土里，养尊处优的，果不见得好吃。五里岭的梨树，全都长在石缝里，是石供着梨。碗口大的石头，挟裹少许泥土，梨树栽下去，浇上足够的水，就活了，活就活出个人样来。像山野里的孩子，在苦难中修行，在贫瘠中茁壮，品质就特别地好。二十年前我就常走五里岭，当年，每看麻砂褐土，碎石成堆，荒凉得让人心碎，是哪个智者慧眼，看透了这里土壤疏松，透气吸水，富含硒，第一个吃了螃蟹？栽下这摇钱树，让味蕾起舞？

庚信文章老更成
右军书法晚更成
罗鸣

诗路放歌

尘世的灯盏 (外一首)

李鸿雁

候鸟南飞
白昼，开始短于黑夜
鸟儿在芦苇深处
留下一地脱落的羽毛
足够让我蘸着夜的墨
继续去写山川，河流
越来越厚的夜色
以及霜寒、陈疾
和接下来的一场雪

需要灯盏
捂热冻僵的手指和文字
需要点燃熊熊篝火
需要从黄昏开始擦亮灯芯
直到你来，直到黎明之前
仿若“提灯的人提着尘世”
光亮治愈久病的苍生
并引领我从慈悲走向温暖
走向从不说爱却爱到落泪的人间

落叶铺满黄昏

那时
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
一片落叶被转着落在肩上
继而又轻轻坠地
如我咽了又咽
终究是咽下的一声叹息
一小簇晚霞停泊在半山
努力想将黄昏再延长一点
让林间的果子再绚烂一点
让我的黑发
在你转身看我时再闪亮一点

山谷里的风赶在天黑前
用轻轻托着
把落日 and 游人一起送下山
回头望时
满山的枫，举一树一树火把
染红石径、溪流，密林
以及八百里绵延起伏的层峦
夕晖中的落叶
像下了一场纷纷的雨
纷纷扬扬铺满整个黄昏

荐书架

《金枝》：一部书写中原大地的女性史诗

张梦瑶

在中原千年故土的颍河岸边，有一个古老的村庄——上周村。像无数个家族一样，其中一个周氏家族经历了从乡村到城市，又从城市返回到乡村的历史进程，上演了一幕幕从隔阂到交融的人生悲欢。这个家族长河故事被作家邵丽写进长篇小说《金枝》(全本)中。

不同于此前出版的《金枝》讲述的单一视角，该书拓展了叙述角度，通过不同人对同一家族历史的讲述，将家族故事多层次的铺展开来，并以敏感的笔触深入周语同、周拴妮以及周氏家族几代女性的内心深处，述说着从未被展示的痛苦、挣扎、忍耐与抗争。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邵丽特别在小说中着重描摹家族女性在传统

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该书以不同的视角，完成了周氏一家人生故事的讲述。邵丽不仅以精准的语言、深刻的心理描写将一个好强、愤怒、充满创伤的女儿描写得淋漓尽致，又转身在中部中，以拴妮子的视角，完成了对父亲另一个女儿成长的表白。这是一种试探、实验，也是一种自我和解。该书可视作邵丽对故乡河南周口故土、颍河水边生息的乡亲的一次深情注目，父辈的历史和她生活的时代在本书中重叠汇合，而她所描写的家族女性在传统文文化下的恪守与抗争、挣扎与奋斗，更撑起了这片故土的魂魄与新生。

百姓记事

最疼我的人走了

郭宗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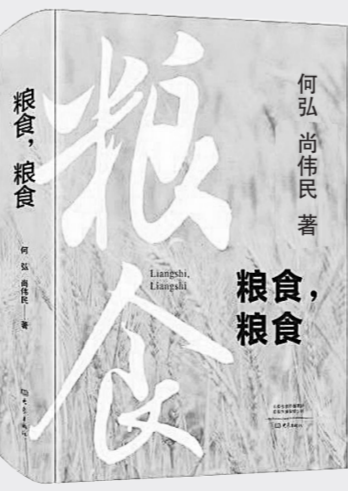
身体孱弱，经常生病，母亲背着我翻山越岭，看病拿药，从不厌烦。我六七岁的时候，与伙伴们到邻村看电影，因为瞌睡走丢了一回，听人说母亲为此哭了一夜，那种撕心裂肺、母子连心的感觉，让我想起来就心痛不已。

母亲是个心胸宽广的人。我家住在大路边，西边就是上岭干活的路。谁家用什么东西，她都尽其所能；谁家放什么东西，她都悉心照看。农村的家庭大都养狗，但是母亲却坚决不让养，唯恐给乡亲们带来不便。上世纪70年代，农村兴“三转一响”，就是指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1975年，我家省吃俭用，托姨夫从甘肃买回来一台缝纫机。当时村里有下乡知青，母亲就让她们来缝补衣服，很快也学会了缝纫技术。不久，舅舅娶亲，对方提出要台缝纫

机。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就把这台缝纫机送给了舅舅。我记得，前一天晚上，母亲拿着抹布，把缝纫机擦亮了又擦。第二天，等机器抬走了，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

母亲总是把风光让给别人，把困苦留给自己。平时在家里做好了饭，她总是让奶奶、父亲和家里人吃过了，才吃剩下的饭菜。1980年，我考上了当时全县唯一的重点高中——巩县二中，六七千人的大队仅考上两个，有的大队连一个也考不上，这对于父母来说是多么荣耀的事。仅仅十几里的路程，她没有送我。可当年冬天，她怕我受冻，专门和本家婶子一起到县城学校，给我送来了加厚的“小大衣”。1981年春的一天下午，父亲突然来到学校，说：“妈妈有病了，我带她坐火车到荥阳去看。她在车

连载



国第二、黄淮海地区第一推广品种，年种植面积2000万亩以上，累计推广1.5亿亩。

陈伟程还利用遗传改良的理论和基因，育成Mo17自交系的姊妹种和两个改良单交，解决了一些单交种因制种产量低而不稳、不能大面积推广的难题。此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1986年，李竞雄先生承担“七五”国家重点攻关项目。在他的带领下，高产、优质、多抗玉米杂交种选育专题共育成杂交种46个，推广面积达6712万亩。

1988年，李竞雄先生主持育成了半加甜玉米新品种“甜玉4号”，经各地试种和示范，表现出抗病、高产和适应性广等优点，南北方均可种植，果穗长大、均匀，籽粒黄色，品质优良，风味好，适于制罐、鲜食和速冻加工。

探讨新机遇，寻求新发展。

活动中，笔者见到了河南省玉米育种领域的三位“80后”泰斗：风靡全国的“郑单958”玉米品种育种人堵信先生，培育出“豫玉22”“豫农704”玉米品种的陈伟程先生，选育出“浚单20”等玉米新品种的程相文先生。他们均已进入耄耋之年，本应安享晚年，却因为对玉米的痴迷，至今依然无怨无悔地在黄土地上挥洒汗水。

三位专家中，年龄最长的是陈伟程先生，已经84岁，堵信先生与程相文先生同龄，82岁。他们的头发均变成了花白，也都有些稀疏——他们曾经浓密、乌黑的头发，都奉献给了金黄或银白的玉米。

出生于广东南海的陈伟程，先后培育出20余个玉米优良新品种，2005年荣获农业部颁发的“中华农业英才奖”。陈伟程完成了具有独创性的玉米自交系异地培育研究，突破了玉米雄性不育安全生产难题，推动并实现了我国玉米双交种到单交种的转变。

1956年，陈伟程从河南农学院(河南农大的前身)毕业，留校为著名玉米育种学家吴绍骥教授做专职科研助手。陈伟程第一次去见吴绍骥教授，吴老问他：“搞玉米科研，在最热的天气

要下地授粉，做田间工作很辛苦，而且没有暑假，你愿意干吗？”

“我能吃苦，也有兴趣搞科研。”陈伟程的回答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他的玉米育种生涯便从这句话开始了，至今，已经走过了60多个春秋。

陈伟程做的第一项科研课题，就是1956年吴绍骥先生倡导的“异地培育玉米自交系”的研究——吴先生主持的“玉米自交系异地培育及其在生产上利用可能性的研究”，该项成果1990年获得河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963年，陈伟程研究生毕业后回到河南农大，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玉米遗传育种研究。

1969年，陈伟程主持育成了“豫农704”玉米杂交品种。从问世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豫农704”年种植面积均在1000万亩以上，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陈伟程在国内外首次发现了C型不育恢复突变种，推动并界定了“C小种”的侵染范围，解决了雄性不育安全生产的关键问题，并育成国内推广面积最大的“三系”杂交种“豫玉22”。该品种在1997年通过河南省审定，2000年通过国家审定。在2001~2003年间，该品种成为全